

# 資治通鑑

宋紀九  
宋紀十

第六十五冊

205  
65  
50

館書圖京東			
一 三 六 冊	一 三 六 號	一 三 六 架	正 函 類

漢書門			
一 三 六 冊	一 三 六 架	五 九 六 五 號	漢 書 門 類

庫文閣內			
一 三 六 函	一 三 六 架	五 九 六 五 號	漢 書 門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65	
冊數	136 ( 65 )		
函號	283	10	

不許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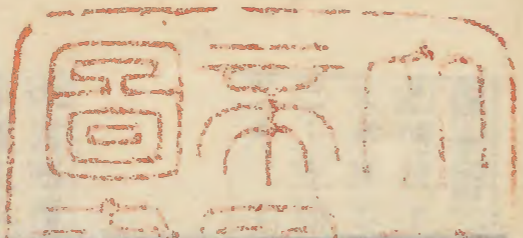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高  
崇福宮上柱國河朔郡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魚袋臣司馬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宋紀九 昭陽大荒  
落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為司徒揚  
州刺史 用義宣刺揚州  
至是始出命 蕭道成等帥氏羌攻魏武



都魏高平鎮將苟莫于將突騎二千救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

騎奇道成等引還南鄭南鄭宋梁南秦二州刺史治所兵志所謂知難而退蕭道

成有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

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朝直送翻

戊子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

五洲水經注江水東逕江夏縣故城南縣故茲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

以為名其地當在今黃州江州之間孟嚴道育之

亡命也道育亡命事始上卷上年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使疏道

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

止民張昨家昨疑古翻濬入朝復載還東宮復扶又翻欲與俱

據宋書二凶傳及下文考異丁巳上字補二月二字

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受拜荊州刺史之命是日有告

道育在張昨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

北還都濬為征北將軍故稱之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

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惆丑鳩翻惋烏賈翻乃命京口送

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言待二婢至檢覆覆審其事乃罪二子也

治直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事見上卷上年祝讀與呪

同職救翻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

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

盡謂欲先自殺也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

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累力瑞翻判決也欲決意為商臣之事也濬辭

宋書傳覆作覈此取南史



氣凶悖如此潘妃承帝寵又如此而不以濬言白上何也婦人之仁知愛子而欲掩覆之不知其變愈激也

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

其子濟南王麗皆為元寶所引賜死史言魏難未已濟子禮翻

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

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典經常之籍也故舊

也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送典故與

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駿自彭城還復

出刺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

妹隨王誕如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

立誕史言江徐各私其私以亂國殺身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

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按漢書齊

相召平所引道家之言斷丁亂翻下同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論語孔子曰小

不忍則亂大謀不爾便應坦懷如初謂坦懷待之如父無煩

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于

載易以政翻難乃旦翻載祖亥翻言禍帝曰卿可謂

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愍愍三思且彭城始

云彭城王義康死見上卷二十八年三息暫翻又音如字人將謂我無復慈愛

之道復扶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

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坐祖出閣謂僧綽曰

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僧綽年少



於湛故自稱爲弟鏢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

非次建平王宏之齒未也於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

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

行慮有竊聽者屏必郢翻帝自以帝以其謀告潘淑

妃淑妃以告濬左氏傳有言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宋

下濬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

之等謀爲逆齋帥主齋內仗衛又掌湯沐初帝以宗

室彊盛慮有內難慮諸弟爲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

林相若事見一百二十年至有實甲萬人元凶劭傳云

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掃帝座二十九年十一月霖

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劭濬巫

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啟聞王僧

帝猶豫不斷殆天奪之鑒也將即亮翻會嚴道育婢

將至癸亥夜是月甲辰朔宋畧云癸亥夜乃二十日

也今從之劭詐爲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

入帥讀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

皆被甲畜許六翻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

所討幢傳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前嘗

庶子而此時則爲右左衛率表淑中舍人殷仲素左

軍長史也斌音彬



積弩將軍王正見晉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宋齊之制東

官亦置左右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

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省所翻明且當行大事左傳楚

商臣曰能行大事乎對曰能遂望相與戮力因起徧

以宮甲圍其父成王而弑之

拜之眾驚愕莫敢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

善思猶今人言好思量也

劭怒變色斌懼與眾俱曰當竭身奉令

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

是疾動耳言病風喪心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

眄眠見翻目偏合而斜視也不讀曰否

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旋還反也疾也

異本政作能對下有久之二字竝紀事本末同

異本無恐字宋書袁淑傳綱目

紀事本末皆同

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

罷乎淑還省選左衛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更工甲子

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朱衣太子入朝之服

晉志曰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絲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

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太子法駕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米

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從才用翻呼表淑

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奉化門東催之相續

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上時劭命左右

殺之守門開門開曰守從萬春門入萬春門臺舊制

東宮隊從不得入城言不得入劭以偽詔示門衛曰

異本隊下無從字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九 文帝



文閣作  
紀本皆同  
綱目亦無  
從字宋  
魏書紀及  
傳合殿作  
含章殿此  
取二凶傳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魏紀九 五

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

雲龍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

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

稱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

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

落遂弒之年四十七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

趣七喻翻 劭進至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

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

欲共見廢何不早啟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

上省侍中省有上省下省上省在聞誼譟聲歎曰不

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

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南史卜天與傳作徐罕將即亮

翻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宋宿衛之官有細鎧主細鎧將

細仗不暇被甲被皮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

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

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射而亦

希翻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

滿與天與俱戰死斷丁管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

啟求受處分怖普布翻處昌劭使人從東閣入東閣

也門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劭尊帝廟號中宗孝武帝

南史孝義  
傳泓作弘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魏紀九 文帝

六



綱目紀事  
本末竝讀  
府字屬上

通鑑卷之三百七

宋紀九

七

即位改廟號曰太祖急召始興王濬使帥眾屯中堂濬時在西

州濬自京口入朝府舍人朱灋瑜府舍人者濬府

以來諸王府府舍人十人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

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灋瑜勸

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濟不讀騷擾

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

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難乃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

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

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從才用翻史言濬鑠

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屏必即戎

服乘馬而去朱灋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

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

積粟石頭倉城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

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復扶既入見

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

所願梟食母破獵食父若濬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

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內謂并召百官至

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

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號戶刀翻惋烏

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

具本劭曰  
間有謂濬  
二字二凶  
傳紀事本  
末竝同

通鑑卷之三百七

宋紀九

七



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永福省太子所居也在禁中不敢臨喪

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

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

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基、鎮京口、義基、義慶之弟

也、義慶長沙王道憐第二子嗣臨川王道規國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

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

凝之、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

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

曾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事見上卷十八年

我已為卿除之矣、偽子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

掌軍隊、騎奇寄翻校戶教翻軍劭不知王僧綽之謀

以僧綽為吏部尚書、王僧綽于此時不受劭官繼司

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

巴水來咨受軍略、水經巴水出廬江雩婁縣之巴山南歷蠻中又南流注于江今謂之

巴河在蘄州界源出板石山去年帝使沈慶之討蠻是年使武陵王駿統討蠻諸軍故慶之來請駿咨受軍略軍略謂用兵之策略也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

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殺逆、殺讀駿使元嗣

以告僚佐、宣劭弒逆之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

人、言其怯弱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易以東宮同惡不

過三十人、謂張超之此外屈逼、謂曾秀龐必不為用

陳叔兒等

秀之等

帝

文

帝

帝

二凶傳云  
始興內史  
荀赤松此  
取類延之  
傳右作左  
南史臧燕  
傳同宋書  
傳作右  
具本兒下

有等字紀  
事本末同  
據二傳  
有等字為  
是

具本及宋  
書沈慶之  
傳殺作弒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魏紀九



今輔順討逆順謂武陵王不憂不濟也沈慶之以此言作諸人義

勇之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為皇太后尊保太后見

乳母為母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史言魏主寵秩私昵

之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以會稽名州也省揚

州立司隸校尉浙東五郡本屬揚州分為會州又改揚州為司隸校尉以統京畿欲做魏

舊制以其妃父殷冲為司隸校尉冲融之曾孫也

殷融見九十四卷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

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驃匹妙

寄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雍於會稽太守隨王誕

為會州刺史欲就會稽用証劭料檢文帝巾箱料音

箱所以藏要密文書便於尋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

并前代故事即所上廢太子諸甲申收僧綽殺之僧

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左西屬左西曹屬也舊制

有屬宋於西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

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

九泉猶羽化也羽化猶言登仙神劭因誣北第諸王

侯云與僧綽謀反諸王侯列第於臺城北故殺長沙

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燾臨川王義慶本長沙王道

燾又以長沙王瑾弟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覬音

嗣義慶瑾渠各翻渝當作新喻考異曰劭傳皆劭所惡也惡烏瑾義

與本弟下  
有楷字二  
凶傳紀事  
本末竝同  
據宗室傳  
胡注誤



宋書二凶  
傳新渝作  
新諭南史  
傳作新渝  
二史宗室  
傳同  
本皆劭下  
有素字紀  
事本末同

南史沈慶  
之傳劭上  
有而字

真本狗下  
有眾字傳  
及綱目紀  
事本末皆  
同宋上  
空有南史  
二字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九 九

欣之子義欣長沙王燁義慶之子覲玠義慶之弟子

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

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

母訣武陵王母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

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

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竣七倫翻

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天府謂建康若首尾

不相應首謂武陵已倡義于九江尾謂諸方征鎮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

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

得參預男女始生為黃頭小兒言其如嬰兒未有知識也何得不敗宜斬以

狗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

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

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

麾事畢忽失所在余謂沈慶之甚練軍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間安有不悉舊儀之理或者舉義之時託武

帝神靈以昭神人之助順啟諸方赴義之心竣延之

之子也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義著稱靈運死延之獨擅名於時時在建康庚寅武

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

景隨郡太守宗慤爲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

修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爲諮議參軍領錄

事兼總內外柳元景宗慤以諮議參軍領中兵參軍以前驅之任命二人也顏竣本記室參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九 文帝



一本無貴

軍陸諮議領錄事參軍以總錄軍府之責諮議參軍

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

也劉道產鎮襄陽有政績見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

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

詣江陵見義宣司雍皆受督于且遣使勸進於王使

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考

異曰宋畧庚申武陵王戒嚴辛亥臧敷逃按長曆是

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略上有甲申下有癸巳

此必庚寅辛卯字誤也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

戚勲臣臧質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方翼贊京輦謂用

楊尹而子弟波逐良可怪歎進非可遣宣譬令還咸

復本位劭尋錄得敦毛晃曰錄使大將軍義恭行訓

杖三十以外戚子弟行杖以厚給賜之癸巳劭葬

太祖于長寧陵據齊書豫章王嶷傳長寧陵隧謚曰

景皇帝廟號中宗史不用劭所上謚號而用孝武帝

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

移檄四方考異曰宋略移檄亦在庚申日按謝莊

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

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充

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

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

案此非必有書法注



宋書蕭思話傳作彭城

濟南郡東平陵縣有平陸城余謂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帥讀曰南南譙王義宣板張永

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將即亮翻

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思話繫張永於獄事見上卷上年自

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張暢永之羣從也故義宣使之

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受會州刺史之命參軍

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說輸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

以江東驍銳之眾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驍堅堯翻唱大義於天下

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兇逆受其偽寵乎琛

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疆弱亦異琛意謂雖以順

討逆然建康疆而江東弱其勢異也當須四方有義舉者須待然後應

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

自安讐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酷義不

共戴天禮記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

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此蓋馮衍責田邑之

言荆齊之賤士謂申包胥赴秦求救以存荆王孫賈殺淖齒以存齊也况殿下義兼臣

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說輸

正田子之兄子也沈田子從武帝入關有功後以殺王鎮惡受誅劭自謂素

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

若有寇難語牛倨翻朝直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

異本共作同無戴字綱目紀事宋書自序傳作義不

通鑑卷之三十三 宋紀 文帝



異本南丁有岸字紀事本末同

宋書柳元景傳云守潁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

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宿衛

分上下番更休迭代今悉召遷淮南居民於北岸秦

南岸當新亭石頭來路北岸即臺城盡聚諸王及大

臣於城內防其出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

恭諸子處侍中下省處昌呂翻據南史侍中下省在神虎門外夏四月癸

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潁口

溢音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眾繼之南譙王義

宣既進位司空以徐遺寶為中兵參軍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

中軍以從從才用翻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

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

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

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

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

家口三鎮謂雍荆江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

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

累力瑞翻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

不為己用乃厚撫曾忝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

事委之二人皆驍勇善戰故厚撫之委以軍事冀得其力以蕭斌為謀主殷

冲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

梁山上時掌翻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天門山亦曰蛾眉山兩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



山西曰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

戰江所迫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蓋南紀諸山

皆直西故建康謂歷陽皖城以西皆曰江西而江西

亦謂建康為江東建康謂采石為南州京口為北府

皆地勢然也江夏王義恭在建康以義師為南軍即

此義恭南妄翻乃進策曰賊駿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

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

為患東軍謂會稽隨王誕之兵也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

養銳待期坐而觀豐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

灑豐許靳翻斷丁管翻朝直遙翻先朝舊法謂晉明帝拒王含及武帝拒盧循時用兵之法不憂

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

如此大事豈復可量時武陵王駿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

四少詩照翻復扶又翻量音良三方同惡勢據上流三方謂荆雍江沈慶之

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沈慶之常與蕭斌同在碣礮柳元景

討蠻出關陝皆有功宗慤有平林邑之功又有討蠻之功故斌皆憚之形勢如此實非

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

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斌逆事起蕭斌以官僚之舊逼

於兇威遂為同惡其心慙負天地無所自容唯欲幸

一戰之勝相與苟活今劭不肯逆戰斌知必敗故歸

息亮翻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

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

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孟行下

孟翻



裕之之兄  
子玄作秀  
之之子秀  
之見一百  
十九卷武  
帝永初二  
年據宋  
書文九王  
及二凶傳  
以字衍南  
兖州刺史  
富讀屬上

通鑑卷之三十一

勞力親督都水治船艦都水漢官處處有之前漢屬水衡都尉後漢屬少府其後

分屬郡國晉屬大司農治直之翻大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南內船舫悉

驅民家度水北秦淮水之北也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始興

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褚裕

之見一百十五卷晉安帝義熙六年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

條事加南平王鐸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兖州刺史建

平王宏為江州刺史欲以代武陵王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

頭先眾南奔人情由是大震劭委龐秀之以掌軍隊秀之先奔南軍故人情

刺史大震先息薦翻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雍州

刺史欲以代臧質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鵲頭在宣城郡界左

宣城太

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豐

逆滔天說輸芮翻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

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謂凡有人心者皆若響之應聲此

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帥讀日率詳擇水陸

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候道

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

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弘歷事武王初發尋陽沈慶

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

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

案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弘之孫此從宋書傳異本意向作

通鑑卷之三十一 宋紀九 文帝



執意宋書  
紀事本末  
竝同

也王氏江南冠族僧達又名公之子也沈柳元景以

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

江寧縣臨江渚晉咸和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

江寧縣宋白曰江寧縣本秣陵之地晉置江寧縣在

今縣南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于冶城按

宋白所謂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置縣也艦戶

黠翻上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秦淮之移書

朝士為陳順逆朝直遥翻為干偽翻觀柳元景劭加

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

恒怯回惑不知所從冠古玩翻府司馬丘珍孫殺之

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南洲屬姑

翻下同屬己未軍于溧洲溧音王自發尋陽有疾不

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内在室在舟凡寢卧之所

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

言病甚不能決事凡内外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

應接遐邇間古昏曉臨哭若出一人臨力如是累旬

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按是月丁未王發

十三日耳丙寅至江寧方二十日癸亥柳元景潛至

新亭依山為壘考異曰宋畧云壬戌元景次新林

元景傳元景至新亭經日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

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

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

待敵之可勝柳元景以之

通鑑卷三十七 宋紀九 文帝

宋書世祖  
紀己未作

辛酉



其本之下  
有等字紀  
事本末同

詹叔兒覘知之驥思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

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曾秀王羅漢劉簡之精

兵合萬人史言唯曾秀王羅漢劉簡之所部之兵精耳攻新亭壘劭自登

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

易竭宿令者先未戰之日而令之也易以鼓翻數所角翻但銜枚疾戰一聽吾

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

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鬪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宣

號令劭兵勢垂克曾秀擊退鼓劭眾遽止師之耳目

鼓疾所以進眾鼓徐所以退也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

之劭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

帥讀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

馬澗澗為之溢死者塞澗故澗水溢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劭手斬退者不

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被皮義翻劭僅以身免走

還宮曾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

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夏戶雅翻劭殺義恭

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

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蔣侯蔣子文也廟食鍾山吳孫氏以其祖

諱鍾改曰蔣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據齊書崔祖思

峻驃匹妙翻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鐸並錄

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宋紀九 文帝 七



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

陵王因出追義恭遂得歸順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

章爰素所諳練諳烏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

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

謂從軍自尋陽至新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

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

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

誕不在原例此劭所下赦庚午以南譙王義宣為中

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江州刺史騎奇寄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

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

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

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臧質以雍

州兵二萬至新亭雍於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

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將即亮翻先是世祖

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孝武

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西陵今

蕭山縣西與鎮是也其地西臨浙江吳越王劭遣殿

錢鏐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將音即亮翻

壬申晦

宋書宗室傳無之字  
案齊紀一廿六葉背  
胡注云書新君廟號以別大行此及一百冊卷十九葉表注誤



宋書文五  
王傳燕作  
華此從二  
凶傳  
柏尚上有  
柏字

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今常州武進縣有奔

牛鎮及奔牛堰故老相傳云古有金牛奔此因以名之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

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破崗在晉陵郡延陵

縣西北亦有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

募勇士攻大航克之大航即朱雀航航戶剛翻考異曰元凶傳云其月三日按宋

畧甲戌乃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

以次奔散渚謂秦淮渚也時劭兵緣渚備守以禦義師即秦淮北岸也幢隊幢隊至副所領兵

也降戶器仗鼓蓋充塞路衢塞悉則翻是夜劭閉守六門

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於門內鑿塹立柵城

中沸亂塹七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

降戶江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

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于軍門濬勸劭

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

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

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

為軍士所殺剗腸割心諸將鬻其肉生噉之噉徒覽翻又徒

濫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七王建平王宏及東海王

東王或建安王休仁餘一人當是休祐但未封劭穿

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

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



其本劭可  
啓得作可  
得爲啓乞  
五字宋書  
二凶傳紀  
事本末竝  
同一本無  
乞字南史  
無啓字

其本能上  
有猶字二

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覆敷又翻臧質武敬皇后之姪故劭呼爲丈人又謂質

曰劭可啓得遠徙不不讀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航南謂大

航之南自當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

時不見傳國璽璽斯氏翻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

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

王鏐南走帥讀日率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

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

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

曰可詣行闕請罪天子出行幸所居之所謂之行宮豹尾之內同之禁中旌門之外謂

之行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不讀曰否史言義

史紀事本末竝同

恭又曰此未可量量音良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

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梟堅堯翻暴尸於市劭妃殷

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媵以證翻汗瀦劭所居

齋古者臣弒君子弒父殺無赦壞其室汗其宮而瀦焉鄭玄曰瀦都也南方人謂都爲瀦釋停水曰瀦

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

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

當以鸚鵡爲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

故免於誅史言褚妃得免死之由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

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

皆伏誅璞累爲濬參佐守于胡不迎義師故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

通鑑卷三十七

宋紀文帝

三



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

淑媛魏文帝所制晉武帝承漢魏之制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儀修容婕妤好容華充華為九嬪位視九卿

媛于眷翻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

導之玄孫也王導東晉元臣子孫戊子以柳元景為

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

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

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旌其死難也壬辰

以太尉義恭為楊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

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

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

宋書王僧綽傳云謚曰愍侯

散自洗黃閣舊制三公聽事置黃閣五代志曰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殷冲

等既誅人為之寒心偽翻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

居劭朝用智將進時有全脫所謂全脫者居三鎮士民家口朝直遥翻故

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

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

謚壯侯旌死節也與袁淑等四家長給稟祿卜天與袁淑徐湛之江湛

四家稟筆錦翻賜穀也供給也又力錦翻廩食也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旌其戰死

也戊戌以南平王鐸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

射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還自謁陵

也初帝之討西陽蠻也屯五洲時臧質使柳元景將兵



通鑑卷之三十三

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潜使元景帥

所領西還帥讀曰率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

語牛倨翻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臧質以冠

襄陽冠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

雍州雍於質慮其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

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

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

庚戌以衛軍司馬徐遺寶為兖州刺史為魯爽徐遺

寶與臧質同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為公侯竣

倫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

案目錄壬申朔

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閏月壬申以

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兖州刺史鎮盱眙盱眙音癸

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乙亥魏太皇太后赫連

氏殂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

義宣為荆湘二州刺史沈約曰晉懷帝分荆州立湘

州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

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帝孝建元年又立今按是年四月元凶劭以營道侯義

綦為湘州刺史蓋以義宣以荆州舉義欲分其軍府耳帝既即位遂以義宣為荆湘二州刺

史湘州之立寔在是年也更工衡翻愷為宜陽縣

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將即以竟陵王誕為揚州刺

史秋七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酉

通鑑卷之三十三

文帝



詔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

宋細作署令大明四年改為左右御府令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

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

歷下謂泗城湖陸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

當時議者蓋以魏連有內難遂謂之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

兵甲饋餉之費虛內以給外則吾國之病甚於胡運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

互出入

騎奇計翻更工衡翻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

然復絕

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至彭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

躋巨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

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

言不濟事也悍下又三年

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

也

短喪自漢景帝始詳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凡灑有變於古而刻於情

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

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

言帝既能討元凶劬之罪當行三年之喪以反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

百兩

炫胡練翻炫金今之銷金是也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

連櫝集服累笥日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

衣也

著陟畧翻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

為儉節而帝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



此等語切中當時之病凡欲言時政若此可也否則迎合以徼利祿耳凡厥庶民制度

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

一物小民明已瞬眴明謂來旦也瞬與瞬同匹詰翻宮中朝製一衣

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嗚呼我宋之將亡其習俗亦如

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轍也嗚呼先悉薦翻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

官置稱尺證翻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此強仕謂強之使仕也強其兩

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

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此言亦深切宋

藩王出鎮之弊又俗好以毀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毀好呼到翻沈持

林翻沈言沒人之實也以譽進人不察其所以致譽譽音余下同毀

傳綱目竝

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

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論語子貢問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周朗之言正得此意蓋晉宋以來

諸州中正品定人物高下其手毀譽之失實也久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

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

故也朗指帝求言非實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朗嶠之弟也周嶠

為丘珍孫所殺事見上忤五故翻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

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絀若

廢濫申恩便為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爽差也臣愚

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



詔不不讀莊弘微之子也謝弘微進用上多變易太

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元嘉

守宰以六暮為斷然自時厥後率以三乙丑魏濮

陽王閻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

死於長安若文伏誅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

輕上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鑠為始興王濬所

義恭乃降非本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

商臣之謚謚之楚世子商臣弒君父南海太守蕭

簡據廣州反簡斌之弟也蕭斌以逆黨誅其詔新南

海太守南昌鄧琬考異曰蕭簡傳始興太守沈瀆

及沈法系傳五字

系討之瀆系慶之之從弟也從才簡誑其眾曰臺軍

是賊劭所遣眾信之為之固守誰居况翻琬先至止

為一攻道瀆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

拔琬不從瀆系曰更相申五十日申容也又緩日盡

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九月丁卯斬

簡廣州平瀆系封府庫付琬而還史言沈氏兄弟皆

從宣翻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

刺史為魯秀從臧質辛酉魏主如信都中山十

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

等各減舊負之半懲元凶劭之禍也晉制東宮中庶

沈慶之傳申作守

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人十六人洗馬  
八人更工衡翻

甲午魏主還平城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津藩石川之聚同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宋紀十 起闕逢敦 詳盡著 雍闢茂凡五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 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  
上既平元  
凶之亂依故事即位踰年而後改元孝  
建者蓋欲以孝建平禍亂安宗廟之功  
甲辰以尚





書令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

顏竣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竣七倫翻驍堅

戊更鑄孝建四銖錢衡工乙丑魏以侍中伊敫為

司空敬蒲丙寅立皇子子業為太子初江州刺

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

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易以欲

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臧質武敬皇

於義宣故既至江陵質初起兵與魯爽同詣即稱名

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謂國家多事

也奉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去年五月

朔質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夏戶曰天下屯危禮異常

日屯陟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

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必上之義宣在荊州十年

文帝元嘉二十年義宣鎮荊州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

一不遵承史歷言義宣質驕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

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舫南妄翻帝方自攬威權而

質以少主遇之少詩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

鉤圻米溢口米荆湘鄖三州之運所積也鉤圻米南

城下又歷鉤圻邸閣下水經注瀨水自南昌歷柳丘

而後至彭澤圻音畿謂檢投米斛而詰問擅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

用之由也詰去吉翻



宋書武二  
王傳物作  
姓

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

密信密使也說輸芮翻下說誘同

以為負不

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

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它人所先

幾居希翻先悉薦翻

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

徐遺寶刺兗州直建

康北魯爽刺南豫直建康西魯爽素奉義宣

徐遺寶刺兗州直建

徐遺寶由義宣府參軍起故欲命之同逆

質帥九

江樓船為公前驅

帥讀日率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

之眾徐進而臨之

義宣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廣寧八州雖韓白更生不

能為建康計矣

韓白謂韓信白起且少主失德聞于道路

問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

沈慶之與質同以武幹事文帝質為雍州柳元景其

部曲將也將

誰肯為少主盡力者為于偽翻夫不可

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

溘苦苔合翻溘奄也朝露言其易晞溘先朝露言不得展其

奄然而死在朝露未晞之先先悉薦翻

不得展其

旅力毛萇曰旅眾也考

為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

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

貴之望

蔡超等以江州將佐從帝起義以得富貴故懷非望

欲倚質威名以成

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

謂質無復異同

復扶又翻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

景平元嘉間竺

夔守東陽有功

臧敦時為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

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

誘音西義宣意遂定豫州刺

史魯爽有勇力義宣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

據傳蔡超  
上宐有濟  
陽二字

具本素上  
有質字紀



事本末同  
據宋書嘗  
爽傳有質  
字為是

與本無徐  
字武二王  
傳綱目紀  
事本末皆  
同

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

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考異曰宋本紀二月庚午爽臧質南郡

王義宣徐遺寶舉兵反義宣傳云其年正月便反未

畧云二月義宣等反按爽之反帝猶遣質收魯弘則

非同日反明矣又按長曆是月戊辰朔然則庚午三

日也義宣傳起兵在二月二十六日但不知爽友在

正月與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眾戴黃標

戴黃以為標識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

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己同皆殺之

處昌徐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

狽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

使舉兵使疏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

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

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晉宋之制藩

者謂之文曰丞相劉劭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

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先是臧質進號

陽朱修之進號平西將軍鎮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

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

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將萬人就弘湛

壬翻將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湛之後繼秀至江

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

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

傳我作大  
事二字



乘輿法物迎之乘繩證翻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

此座與人乃止竟陵王誕時為揚州刺史己卯以領軍將軍柳

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為豫州

刺史魯爽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

進據梁山洲時梁山江中有洲玄謨等舟師據之於兩岬築偃月壘水

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甲午魏主詣道壇受圖籙冠謙之之遺教也丙申以安

北司馬夏侯歡為兗州刺史代徐遺寶三月己亥內外

戒嚴考異曰宋略宋本紀皆作癸亥下有辛丑按長曆是月戊戌朔癸亥二十六日辛丑乃四日

也當作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代滅

武二王傳  
歡作權此  
從本紀  
代上疑脫  
欲以二字

欲以二字  
妄刪

宋書劉秀  
之傳崧作  
山松二字

質柳元景為雍州刺史欲以代朱修之雍於用翻癸卯以太子左

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蕭思話義宣移檄州郡加

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偽許之而遣使

陳誠於帝遣使疏吏翻下同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

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將即亮翻下使將同戊申義

宣帥眾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帥讀曰率舳音逐艫音盧以子

惛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惛土刀翻檄

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

於己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

謨聞秀不來魯秀善戰故王玄謨憚之喜曰臧質易與耳易以翻冀



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

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

彭城不克蕭思話已離彭城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

共擊遺寶於湖陸宋兖州治湖陸遺寶奔眾焚城奔魯爽義

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七趣

喻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

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舸古我翻質至梁山夾陳兩

岸與官軍相拒陳讀日陣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

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修之為荊州刺史義宣為荆湘二州刺

史而反故二州皆命代以朱修之效順使制其後故命以荊州上遣左軍將軍薛安

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驤思將翻與魯爽前鋒

楊胡興等戰斬之考異曰安都傳作胡與今從宗越傳爽不能進留

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上在小峴之東峴戶典翻

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復扶爽食又翻

少引兵稍退自畱斷後少詩沼翻斷音短斷後古之所謂殿也慶之使

薛安都帥輕騎追之帥讀日率騎奇奇翻丙戌及爽於小峴爽

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

呼火故翻刺七亦翻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眾奔散瑜

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爽為南豫州刺史鎮壽陽徐遺

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魯爽

以亂世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平日謂安平無事之日其取敗

也空哉考世曰此語本出沈約宋書吳喜黃回傳贊而延壽取之以約施用失所故細其名

南郡王義宣至鵠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

荷任一方而豐生所統去年慶之鎮盱眙今使之專征蓋兼督兖豫荷下可翻豐

許觀及作交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輕師言非重兵撲普卜翻軍鋒裁及

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言義宣與爽相結情契異于常人或欲相見

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魯爽父軌軌父驍宗之三世將家

猛善戰號萬人敵驍堅堯翻義宣與質聞其必皆駭懼柳

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減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

使疏更翻上使元景進屯姑孰考異曰垣護之傳作南州蓋南州即姑孰也愚按

宋白續通典曰桓玄居南州以在國南故曰南州載

之宣州之下晉書云桓玄於南州起齋號曰盤龍齋

劉毅小字盤龍玄既敗毅以豫州刺史出鎮姑孰正

居是齋桓玄既誅司馬元顯出鎮姑孰起盤龍齋蓋

是時也晉書正指姑孰為南州宋白誤矣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

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假兵

推誠事並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桓玄殺

殷仲堪見一百一十一卷三年桓玄字靈寶王恭字

伯臧質少無美行第所具悉質少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少詩照翻行下孟

今藉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果勝也克也決也

恐非復池中物也復扶又翻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

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



柳元景屯南州為梁山後鎮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

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沈慶之

等在江西柳元景王玄謨等與義宣相持若質計得行建康殆矣趣七喻翻義宣將從之

劉謨之密言于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

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

元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

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因西南風急而攻西壘東壘之

才用翻將子反方度東岨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偏

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帥讀求救於玄謨玄謨不

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

武二王傳  
反作友此  
從臧質傳

異本歸下  
有周之攻  
壘甚急六  
字臧質傳  
紀事本末  
竝同

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比必寐

考異曰義宣傳曰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宋略曰己

亥質遣尹周之攻梁山西壘陷之按長曆是月丁酉

朔三日己亥八日甲辰十八日甲寅宋略於己亥上

有甲辰下有甲寅然則決非十九日與己亥或者

己酉與辛亥也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犇還東岨

質又遣其將龐灋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

謨龐皮江翻趨七喻翻時玄謨使其將鄭琨武念游

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此以上皆梁朱修

之斷馬鞍山道水經注檀溪水出襄陽西柳子山下

山今謂之望楚山晉劉弘所攻據險自守魯秀攻之

不克屢為修之所敗敗補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



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

迫也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朱修之此戰近之驍堅堯翻將即亮翻王玄謨使

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

賊軍數倍疆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

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執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

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

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造士到翻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

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

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羸倫為翻梁山望之如數

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

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樂音洛說輪丙

翻復扶則大功盡歸之矣空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

劉湛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垣兵西岨義宣自鵠

頭至梁山質與劉湛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

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

斬湛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

護之燒江中舟艦烟焰覆水艦戶黠翻覆敷又翻下覆頭同延及西

岨營壘殆盡諸軍乘執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

迸走閉戶而泣舸古我翻進北孟翻戶艦戶也荊州人隨之者猶百

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

武二王傳  
云二十一  
日義宣至  
梁山案目  
錄廿一日  
丁巳



丙寅朔

通鑑卷之三十一

走其衆皆降散降戶己未解嚴 癸亥以吳興太守

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守手六月丙寅魏主如陰

山 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

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

曰妓渠綺翻嬖卑義翻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

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

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江夏爲武昌郡又按質

往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

南湖南湖今在壽昌軍掇蓮實噉之掇丁括翻噉徒

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沈持戊辰軍主

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射而亦翻兵刃亂至腸胃縈

水艸斬首送建康子孫皆弃市并誅其黨樂安太守

任蒼之任音壬蒼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

儒仲儒驥之兄子也杜驥元嘉功臣柳元景等封賞

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巴陵之軍

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僦即就緣

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

衆迎之時荆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

使撫慰將佐翟義伯翻以臧質違指授之空用致失

使撫慰將佐將即亮翻

異本樂安作豫章守下有樂安二字紀事本末同據臧質傳異本是也

通鑑卷之三十一 宋紀十一 武帝



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治直昔漢高百敗終成大

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掩

而笑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

惛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沮在呂翻復扶左右腹

心稍稍離叛魯秀非走考異曰宋略云秀自襄陽

從宋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悒息子及所

愛妾五人者男子服相隨著陟城內擾亂白刃交橫

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

歸而城守守手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弃之夜復還

南郡空廡南郡太守廡舍蓋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

自漢以來公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

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

分別始是苦被皮義翻號戶高翻語牛倨魯秀衆散

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射而秀赴水死就取

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使疏

別彼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由是

荆湘江豫之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

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

居之將即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

分之惡鳥路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

宋書武三  
王傳五上  
有始與五  
妾俱入獄  
七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十 武帝



稽五郡會稽東陽永嘉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鄂

州治江夏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巴

志及何承天志江夏太守本治安陸自此之後徙治

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晉武帝置護南蠻校尉

置於江陵水經注南蠻校尉府在方城自油口太傅

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

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為津要自夏口入沔

襄陽又沂流而上至漢中由來舊鎮根基不易夏口

故云通接雍梁雍於用翻既有見城遍見賢浦大容舫於事為便守江之

重鎮為急故以浦大容舫為便舫南妄翻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

下夏口二字衍

請復合三州復扶上不許戊子省錄尚書事上惡

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

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晉志曰

書一僕射二令為八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

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

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

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

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

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何尚之此言為竺超民

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為于偽端坐待縛今

藏徂浪翻



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庚子魏皇子弘生辛

丑大赦改元興光 丙辰大赦 八月甲戌魏趙王

深卒 乙亥魏主還平城 是年夏書魏主如陰山 冬十一月

戊戌魏主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還幸靈丘

靈丘縣自漢以來屬代郡唐為蔚州 至溫泉宮庚辰還平城

二年春正月魏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鼻賜死 寄騎

寄 鎮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月丙

寅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

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 上時掌翻上不能

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上復欲用慶之

復扶又 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

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 尚之不能固志見一百二十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尚之慙而止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兗

州刺史 夏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為尚書

右僕射 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甲子大赦 甲

申魏主還平城 史亦不書所如之地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

祐為山陽王休茂為海陵王休業為鄱陽王 丙辰

魏主如河西 雍州刺史武昌王渾 朱修之已赴江

建康以渾刺雍州雍於用翻 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

據魏書高宗紀甲申上左補戊寅魏主敗於犢倪山九字申下魏主二字衍

軍生作如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十一 武帝 三



業目錄庚申朔

通鑑卷百三十九

宋紀十

三

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封呈其事迹八月

庚申廢渾為庶人徙始安郡上遣負外散騎侍郎東

海戴明寶詰責渾散悉亶翻奇因逼令自殺時年

十七丁亥魏主還平城詔祀郊廟初設備樂從

前殿中曹郎荀萬秋之議也晉氏南渡艸創二郊無

二舞及被苻堅得樂工始有金石之樂文帝元嘉二

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此所謂備樂非能備雅樂魏

晉以來世俗之樂耳順帝昇明二年王僧虔所謂朝廷禮樂多違舊典蓋指此類上欲削

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王

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

已未朔  
異本裁下  
有損字

武三王傳

紀上有王

字雉尾下

有劍不得

鹿盧形六

字莊面作

裝面透舒

九作透狹

舒止空上

下官敬六

字作空止

下官四字

平兩作下

兩錯作錯

異本坐下

有施帳二

字傳及綱

目同

及油戟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擗扇扇不

得雉尾槩毳不得孔雀白氎夾鞞隊不得絳襖平乘

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得絳衣舞妓正冬著鞋衣

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得劍舞杯拌舞長躡伎透

舒九劍博山伎緣大幢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

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緹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

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

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止空上下官敬而已諸鎮

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鞞不在其限刀不

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

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婚

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

非輜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

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錯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

聽事不得南向坐劍不得為鹿盧形晉灼曰古長劍

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

不復追敬長知兩翻詔可庚午魏以遼西王常英

復扶又翻

武帝

通鑑卷百三十九



為太宰、壬午以太傅義恭領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司空、領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為尚書令、是歲以故氏王楊保宗子元和為征虜將軍、楊頭為輔國將軍、頭文德之從祖兄也、元和雖楊氏正統、從才用翻楊保宗氏王楊玄之子故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號、元和為楊氏正統為魏所執、當在是年、二十七年始使頭戌葭蘆而部落無定主、頭先戌葭蘆、母妻子弟並為魏所執、元嘉二十年魏克仇池楊文德敗走頭母妻子弟而為魏所執當在是年二十七頭為宋堅守無貳心、為于偽翻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言、用翻上請以頭為假節西秦州刺史、用安輯其眾、俟數年之後、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元和才用不稱、長知

兩翻稱尺證翻便應歸頭、頭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彼四千

戶荒州、殆不足惜、若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從、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為順陽王、休若為巴

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為西陽王、壬子納右衛將

軍何瑀女為太子妃、瑀澄之曾孫也、甲寅大赦、乙

卯魏立貴人馮氏為皇后、后遼西郡公朗之女也、馮朗

降魏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九年朗為秦雍二州刺史、雍於用翻坐事

誅、后由是沒入宮、為馮后專魏政張本二月丁巳魏主立于

弘為皇太子、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

魏書后妃傳遼西作西城  
案目錄丁巳朔



後依故事賜死 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為豫州刺

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

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

近左右領典籤近其典籤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

藩長知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

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為豫州臨安吳喜為典籤吳分

為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屬吳興郡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

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為子正得一州

如斗大正一作止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

止復扶又翻丁零數千家匿井陘山中為盜陘音

魏選部尚書陸真初學記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日常侍曹光武改常侍曹曰

吏部主選舉靈帝改吏部為選部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選部尚書蓋此時方置

與州郡合兵討滅之 閏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劉

遵考為丹陽尹 癸酉鄱陽哀王休業卒 太傅義

恭以南兖州刺史西陽王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

州秋七月解義恭揚州丙子以子尚為揚州刺史時

熒惑守南斗上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

之厭於葉翻又於琰翻揚州別駕從事沈懷文曰天

道示變空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懷

文懷遠之兄也 八月魏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擊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 武帝

據目錄及本紀闕下 宜補三字 右此取宗室傳通鑑十三葉表亦作右

也下宜有沈懷遠見



一百廿六  
卷文帝元

嘉二十九年  
十七字

注據魏  
書高宗紀

八月下  
補甲申朔

魏主敗於  
河西九字

本紀右作  
左此取宗

室傳

高宗二字  
左作主

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

李寶以伊吾敦煌降魏寶既入朝伊吾復叛故擊之尉紆

勿翻還從宜

九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為尚書

右僕射

冬十月甲申魏主還平城

亦不書所如之地

丙

午太傅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十一月魏以尚書

西平王源賀為冀州刺史更賜爵隴西王

更工衡翻賀上

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

場音亦

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

入死者皆可原宥適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

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以久之謂羣

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

少詩

增戍兵亦多卿

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武邑人石華告賀謀反

武邑

帝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

偽于無此明矣命

精加訊驗華果引誣

自引服誣告之罪

帝誅之因謂左右曰

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誑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十二月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自倫奔魏

沈按

約志濮陽新平皆屬兖州而不載治所蓋僑郡也新

平郡又明帝泰始七年立當考又按五代志鄆城縣

舊置濮陽郡上欲移青冀二州併鎮歷城議者多

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

濟子禮翻

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

高宗紀此  
事係歲中  
無十二月  
三字自作  
伯倫下有  
各字郡下  
有率吏民  
三字異本  
亦有三字  
在倫下



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其新翻近息易以政翻

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青州本治東陽冀州

治歷城今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并為一鎮

同用費無利言鑄一錢之費適當一錢之用無贏利也故民不盜鑄及上

即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錢外圓為輪內方為

郭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

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朝廷

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

擾是歲始與郡公沈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

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樂音洛平其準式去其

宋書顏竣傳費下有損字式作或此竝取南史

雜偽去羌呂翻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

萬稅三千嚴檢盜鑄檢束也勘察也丹陽尹顏竣竣七倫翻駁之

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漢武帝元狩五年行五銖錢魏晉

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云

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己

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

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

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藏祖

浪翻下同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贍昌豔翻無

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去羌呂翻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

贍字音豔在上段



異本銅上  
無為字宋  
書傳陸本  
竝同

傳嚴立倒  
不一間有  
過字

高宗二字  
空作主注  
非

宋書顏延  
之傳住作  
往御覽儀  
式部引宋  
書作住南  
史同綱目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為貴耳，議者又以為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官藏空虛無錢以贍用而天下銅少又無以鑄錢是交弊也。議者緣此欲改鑄小錢以救之。少詩賑國舒民。賑富也。又舉救也。舒，緩也。寬也。賑，津也。恐翻。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言不待一二年而弊甚也。復扶又翻。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達利未開，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窘，渠隕翻。魏定州刺史高陽許宗之求取不節，深澤

民馬超謫毀宗之

深澤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晉以來屬博陵郡後魏博陵郡屬

定州唐以博陵郡為定州後分定州置祁州深澤縣屬焉

宗之毆殺超

毆，烏口翻。擊也。恐

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

上時

魏高宗曰：此必妄也。

魏字

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

惡，烏路翻。必宗

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斬宗之於都南。

金紫光祿

大夫顏延之卒，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

供居

延之

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率車

率部

竹裏也。一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

導從之次第曰鹵簿，屏必郢翻。常

語竣曰：吾平生不意見要人。

語，牛倨翻。憲許記翻。

今不幸見汝

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武帝



作在二  
史傳意作  
喜綱目同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一

大明元年丁酉

九

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

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物忌盛滿願竣

之禍其父竣丁父憂丁當也郭璞曰值也裁踰月起為右將軍

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上時上不許遣中書舍

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之往也郡舍丹陽尹廡也賜以布

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唐尚衣奉御之

職也就衣於既翻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壬戌魏主叟

於崞山崞山在雁門郡崞縣崞古博翻戊辰還平城魏以漁陽王

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尉紆勿翻二月魏人寇兗州向

無鹽敗東平太守南陽劉胡無鹽縣自漢以來屬東平郡敗補邁翻詔

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將騎兵東陽太守沈法系將

水軍向彭城以禦之率所律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並受徐州刺史

申坦節度比至比必利翻及也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

荆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先悉薦翻任音壬任城縣前漢屬東平郡後漢

分為任城國後遂為郡宋申坦請回軍討之上許之

任榛聞之皆逃散時天旱人馬渴乏無功而還還從宣翻

又如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

得為于偽翻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鼻而歔我哭汝

於市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上乃免之三月庚申

據高宗紀  
三月宏作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一

武帝



夏五月三  
字下文明  
字宏刪

魏主收於松山己巳還平城 魏主立其弟新成爲

陽平王 上自即吉之後三年之喪既除而即吉奢淫自恣多

所興造丹陽尹頽竣以藩朝舊臣僚佐是藩朝舊臣

也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爲宋王齊高帝爲齊王時曰霸朝朝直遙翻下同

數懇切諫爭數所角翻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

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

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夏六月丁亥詔

以竣爲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爲帝殺竣張本癸卯魏主

如陰山 雍州所統多僑郡縣雍於用刺史王玄謨

上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

斷斷丁秋七月辛未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爲一郡

郡縣流民不願屬籍屬土著之籍也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

景宗彊羣從多爲雍部二千石柳元景河東解人南徙僑居于雍部羣從

羣從兄弟乘聲皆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

衆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使疏上知其虛遣主書吳

喜撫慰之主書後漢尚書令史之職漢尚書曹有主書令史二十一人江左以來中書省有主

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

聊復爲笑伸卿眉頭耳復扶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

上以此戲之 八月己亥魏主還平城 甲辰徙司空

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南兖州刺史以太子詹事

通鑑卷之三十三 武帝



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  
 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  
 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南史延孫傳  
屬彭城郡而莒縣屬東莞郡詳而考之呂縣為是彭  
城呂二縣並屬彭城郡延孫與帝室同源同郡特異  
 耳從來不序昭穆昭讀如字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  
 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長知兩翻上閨門無禮不擇  
 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  
 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誕起兵討劭見上卷文帝  
元嘉三十年勸上止迎義  
 宣事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  
 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

異本臣下

更徙之廣陵

南兖州時治廣陵

以延孫腹心之臣使鎮京口

以防之

為帝討誕張本

魏主將東巡冬十月詔太宰常英

起行宮於遼西黃山

魏收地形志遼西郡肥如縣有黃山

十二月丁

亥更以順陽王休範為桂陽王

休範孝建三年封順陽王更工衡翻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

釀者皆斬

酤者飲者皆斬 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

酒致鬪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

及州鎮

魏自道武帝以來有候官今增其員伺相吏翻

或微服雜亂於府寺

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

治直翻百官賊

滿二丈者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乙卯魏主如廣

魏書刑罰志程日倒

有故字綱目紀事本末竝同御覽皇王部引後魏書巡下有狩字



寧溫泉宮遂巡平州魏平州之地止遼西北平二郡庚午至黃山宮

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戊寅南如信都改於廣

川廣川縣前漢屬廣川國後漢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魏收地形志屬長樂郡長樂即信都也五代志曰北齊廢廣川入棗疆劉昫曰隋於舊縣東八十里置新縣尋改為長河縣屬德州乙酉以

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丙戌建平

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月丁未卒丙辰魏高

宗還平城起太華殿酈道元曰魏太和十六年破太華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

及朝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室說

丙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

因農隙况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朝直西堂

遙翻

魏高宗宏作魏主下或作帝亦然

温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空馴致

易曰馴致其道向秀曰馴從也程頤曰馴謂習習而漸至於盛馴似遵翻不可倉猝今計

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况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勝音

升此陛下所空畱心也帝納之允好切諫朝廷事有

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左右以待之好呼到翻屏必

欲其言無不盡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

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

有上事為激訐者帝省之上時掌翻訐居謂羣臣曰

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於私



據魏書高允傳者空作也

異本乃下有真字綱目陸本並同傳作真忠臣矣異本上知作聞傳及綱目陸本皆同傳不知下有其諫二字百字在數上

御覽職官部立作粒被作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一

三

室屏處諫者屏蔽也屏處隱蔽之處屏必卸翻豈非不欲其父之惡

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

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

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

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

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徵允等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

元嘉八年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

十百人部下吏謂中書之吏嘗事允在部下者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

徙官魏世祖神麤四年允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郎至是年二十五年耳帝謂羣臣曰

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言徒能侍立而不能規諫未嘗

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伺相吏翻祈官乞爵今皆

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小

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上云二十七年不徙

官意允拜中書令不在是年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以

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

子不立立成也置也建也謂不能建置家業也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

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至允第惟艸屋數間布被

緼袍孔安國曰緼泉著也謂雜用泉麻以著袍禮記曰緼為袍鄭康成注曰緼舊絮也又亂麻緼於

粉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

子忱為長樂太守樂音洛守手文翻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一

武帝

三



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

之為人卓茂字子康劉寬字文饒編者或不之信編補余與高

子游處四十年處昌呂翻未嘗見其喜愠之色愠於問翻乃知

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

能出口呐如悅翻又奴劣翻呐呐言緩也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

然及司徒得舉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栗

殆不能言嘶先齊翻聲破曰嘶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

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

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事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為于

偽翻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

百官於都坐魏有都坐大官魏之都坐猶唐之朝堂也或曰都坐尚書都坐即唐之政事堂

坐祖臥翻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

觀之及長孺可以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言以高允之揖宗愛

觀之則汲黯可以臥見衛青與之抗禮未為過也此汲黯字長孺抗禮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朔五年此

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易以吾既失之於

心崔又漏之於外發之於言則此乃管仲所以致慟

於鮑叔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致慟蓋感其知己之深乙丑魏

東平成王陸侯卒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

陸王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

高允傳無皆字趨作望望作畢



二人吏部尚書掌銓選以其權重江左謂之大尚書言其位任與諸曹殊絕也今置二人以分其權

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顧覲之為之漢置六曹

尚書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魏晉省宋復置隋改都官為刑部尚書改度支為民部尚書唐避太宗諱

改民部為戶部度徒又省五兵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隋改曰兵部

尚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上之所選簡為選時之所瞻屬為望散悉

書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散悉但翻用人漸輕

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覲司徒長

史王彧為之彧於六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

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

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言選部貴

復選二字

重與前時無以異也選部須絹翻復扶又翻覲琳之之孫孔珣之事桓玄不務迎合諫其

廢錢用穀帛復肉刑彧謚之兄孫興宗廓之子也王謚識武帝於龍潛蔡廓

以方直著於宋初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書臯陶曰在知人禹

日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周禮始於學校校戶教翻論之州里

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六事周之六卿也其在漢家州

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掾以三公參其得失

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閱更歷也故能官

得其才鮮有敗事鮮息淺翻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弘大也

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



下戒行同四字衍

通鑑卷百九

宋紀十

五

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行下孟翻下戒行同折之

也頃廢僚百位專斷於一司一司謂選部於是囂風

遂行不可抑止囂風謂喧于進務得兼加諂瀆易大

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無復廉耻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

敗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復扶又翻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

尚書古之納言也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堯典曰平

章百姓孔注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况後之官人

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謂吏部置不能反之於周

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莊子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如河西南彭城民高閻

晉氏南渡僑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開視遯翻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曇徒

妖於遙翻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閻為帝事覺甲

辰皆伏誅歿者數十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

科禁嚴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行下孟翻而諸

尼多出入宮掖此制竟不能行中書令王僧達幼聰

警能文而跌蕩不拘跌徒結翻蕩徒浪翻不帝初踐

阼擢為僕射居顏劉之右顏竣劉延孫自負才地謂地

門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快

快不得志快於兩翻累啓求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

異本科作條宋書夷登傳綱目茲同

異本庚午上有秋七月三字高宗紀同甲辰先庚午廿六日

通鑑卷百九

宋紀十

武帝

五



宋書后妃傳兄子作弟子

歲七徙

七徙官也

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

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

上時掌翻好呼到翻朝直遙翻

上已積憤怒

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昇弃之

路太后

后兄瓊之嘗為王氏門下騶故僧達麾其子昇音余又羊茹翻對舉也孔光屈身於董賢以保其祿位人以為諂王僧達抗意於路瓊之以殺其身人以為為躁達小人不惡而嚴君子蓋必有道也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閣反上因誣僧達與閣

通謀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賜死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稱尺證翻

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

傳說去板築為殷相

太公屠牛于朝歌釣于渭濱周文王迎以為師傳說築于

傳巖之野殷高宗求以為相說於悅翻相息亮翻

明敷幽仄

書曰明明揚側陋敷與揚

同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

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各重京師非若晚代分

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

詳見八

一卷晉武帝太康五年

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

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都正謂諸州中正也

因此相沿遂為

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

庶之科較然有辨矣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

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

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

華榮也輝也故榮貴之族



異本之作  
奇綱目陸  
本茲同

棘卿疑當  
互位

一本異本  
茲使下無  
其字綱目  
及陸本同

謂之華宗其子弟謂之華胄素白也質自晉以來

其流稍改艸澤之士猶顯清途降及季年專限閩

閩史記明其等曰閩積其功曰閩又自是三公之

子傲九棘之家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

位焉後世直謂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散悉宜翻

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

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宗猶將覆折

折而設翻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宐哉重直用翻

九月乙巳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丙寅魏大赦冬十

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

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狄去都不遠而車

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尉尉下紆勿將士雖寒不

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于車嶮山車嶮山北史作

形志秀容郡敷城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

水之東文帝元嘉九年置積射疆弩等魏鎮西將軍

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孝

祖羨之曾孫也殷羨殷上遣虎賁主龐孟蚪救清口

虎賁主主虎賁士賁音奔考異曰宋顏師伯傳云

魏遣清水公捨賁救文寇清口世祖遣孟蚪及殷孝

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按此清

異本救上  
有將兵二

魏書皮豹  
子傳兩下  
有當字此  
從高宗紀



水入淮之口乃濟水與汶水合之口水經濟濟水東北  
過壽張縣西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  
延之所謂清口也濟水又北過須昌穀城臨邑盧縣  
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注云中川水與賓溪水合而北  
流逕盧縣故城東又北流入師伯竣之族兄也上遣  
濟俗謂之沙溝水敗補邁翻

司空參軍卜天生將兵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

與共擊魏兵屢破之江方與蓋司空中兵參軍將即亮翻下同斬魏將窟

瓌公等數人窟苦骨翻瓌姑回翻十一月魏征西將軍皮豹子

等將三萬騎助封敕文寇青州顏師伯禦之輔國將

軍焦度刺豹子墜馬獲其鎧稍具裝手殺數十人度

本南安氏也刺七亦翻鎧苦魏主自將騎十萬車

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

據南史孝  
義傳卜天  
生天與之  
弟也天與  
見上卷六  
葉表  
具本國下  
將作參齊  
書焦度傳  
同

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顏等帥數千落降于魏騎奇寄

亮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魏主刻石紀功而還還從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

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御史臺謂

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是歲三典

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

上親覽朝政朝直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

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

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

授誅賞大處分處昌呂翻分扶上皆與法興尚之參

下定分同



四字衍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懷宋齊之間凡參決機務率皆謂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

重當時而法典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

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覲

之獨不降意於法典等蔡典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

太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

宐少降意不然必有誦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

毀其高節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分扶非智力

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僥堅徒

虧雅道無關得喪喪息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

異本可作所宋書顧覲之傳綱目陸本皆

同異本及陸本亦作愿

論以釋之原南史作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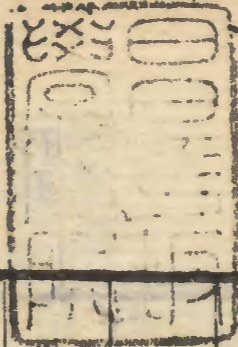
百二十八



通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紀十一

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津藩

石川之繁  
早崎勝任

同校

石川之繁



